

枕边书·古之韵系列

吴吴山三妇合评

牡丹亭

(明) 汤显祖 著

(清) 陈同

(清) 谈则 评

(清) 钱宜

夏勇 点校

浙江古籍出版社

枕边书·古之韵系列

吴吴山三妇合评

牡丹亭

(明) 汤显祖 著

(清) 陈同

(清) 谈则 评

(清) 钱宜

夏勇 点校

浙江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 / (明)汤显祖著 ; (清)陈同,
(清)谈则, (清)钱宜评; 夏勇点校. —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6.12
(枕边书·古之韵系列)
ISBN 978-7-5540-0902-4

I. ①吴… II. ①汤… ②陈… ③谈… ④钱… ⑤夏…
III. ①《牡丹亭》—文学研究 IV. ①I207.3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37067号

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

(明)汤显祖著; (清)陈同, (清)谈则, (清)钱宜评; 夏勇点校

出版发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 址 www.zjguji.com

责任编辑 陈小林

封面设计 刘欣

责任校对 余宏

责任印务 楼浩凯

照 排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丰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6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0-0902-4

定 价 3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出版说明

晚明人汤显祖的名剧《牡丹亭》自问世以来，赢得了众多女性的青睐。与我国其他古典名剧相比，这种与女性的不解之缘，可谓《牡丹亭》尤其与众不同的地方。

关于《牡丹亭》在女性中的影响力，人们往往会注目于少数为之如痴如醉，甚至死而后已的极端事例。比较著名的有：与汤显祖同时代的娄江女子俞二娘，酷嗜《牡丹亭》，层层批注，深有所感，不久即因自伤身世，在十七岁那一年悲愤而亡（明·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内江一女子读了汤剧后，愿托付终身，后发现汤氏实为一白头老翁，遂投水身亡（清·焦循《剧说》引《黎潇云语》）；明崇祯年间杭州女艺人商小玲演出《牡丹亭·寻梦》时想到自己的遭遇，悲恸难禁，猝死在舞台上（清·鲍倚云《退余丛话》）；晚明扬州才女冯小青更有《绝命诗》曰：“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如我，岂独伤心是小青？”（清·张潮《虞初新志》）

这些富于传奇色彩的记载，确实很能耸动人心，以至于有后世戏曲家将相关女子与汤显祖一起编入故事。譬如明末清初人朱京藩的《风流院》传奇，把汤显祖本人写进戏中，号称“风流院主”，再把因读《牡丹亭》而伤心命绝的冯小青魂灵安置在风流院内。后有书生舒洁郎拾得小青题诗，由于冯、舒二人情缘相投，洁郎遂亦魂归风流院。在汤显祖等的帮助下，小青乃得与舒郎还阳成婚。清中叶人蒋士铨的《临川梦》传奇，以汤显祖为全剧主人公，敷衍其主要生平事迹，又以“临川四梦”中的主要人物与娄江俞二娘穿插剧中。

当然，《牡丹亭》对女性的非凡吸引力，绝不仅仅体现于少数几个令人惊叹的传奇故事，而更体现在众多女性对它的日常阅读与接受中。我国古代针对文学文本的评论，有一种富于民族色彩的形式：评点。而《牡丹

亭》，正是我国被女性评点最多的一部古典戏曲作品。只是由于传统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的影响，以及古代女性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的低下，使得古代女性有关《牡丹亭》的评点文字往往只能在闺阁与亲友圈内传阅，而难以真正在社会上广泛流布。即如上述俞二娘、冯小青，便都评点过《牡丹亭》。明人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卷七记载他曾辗转抄录俞二娘的《牡丹亭》评点本，并力图将该本寄给汤显祖，汤显祖后也为俞二娘写下《哭娄江女子二首》的悼诗。可惜俞二娘虽有张大复、汤显祖这样的名流为之揄扬，但她的《牡丹亭》评点本终究未能公诸于世，最终消失在历史烟云之中。冯小青的评点同样不为后人所见。

了解了《牡丹亭》在古代女性中的巨大影响以及相关女性评点文字传播之不易后，我们就能理解本书《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是何其可贵！它是第一部完整保存下来的出自女性之手的系统评点《牡丹亭》之作。美国女学者高彦颐在其《闺塾师》一书中，甚至提出该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出版的女性文学批评著作”，可见其意义之重大、地位之特殊。

书名中的“吴吴山”，姓吴名人，又名仪一，字舒凫，又字臻符，因所居“吴山草堂”，取号吴山，浙江钱塘（今杭州）人，约生活于清康熙年间。所谓“三妇”，指吴人的未婚妻陈同以及前后两位妻子谈则和钱宜。陈同（约1650—1665），字次令，安徽歙县人。她酷爱诗书，尤嗜《牡丹亭》，尝详为之评点批注。然而天不假年，她于康熙四年（1665）十六岁时就不幸离世。陈同病重期间，依旧不改读书的习惯。陈母忧心其健康，遂夺走并烧毁了她的所有书籍，包括她评点的《牡丹亭》下卷。唯有《牡丹亭》上卷，因被陈同藏在枕下，从而幸免于厄。陈同死后，她的乳母将该书带至其未婚夫吴人的家中。康熙十一年（1672），吴人娶谈则为妻。谈则（约1655—1675）和陈同一样，也是喜读诗书的才女。婚后，她偶然看到吴人珍藏的陈同评点本《牡丹亭》上卷，顿时爱不释手，于是仿照陈同的思路与笔法，补评《牡丹亭》下卷，从而使该评本合成完璧。可惜谈则体弱，与吴人成婚仅三年，亦撒手西归。谈则逝世十余年后，吴人续娶同为杭州人的钱

宜（1671—？）为妻。钱宜不同于陈同与谈则，并非书香门第出身，“初仅识《毛诗》字，不大晓文义”（吴人《牡丹亭还魂记序》）。不过她聪明好学，嫁给吴人短短三年后便有长足进步。一日，她见到陈同、谈则的《牡丹亭》评本，随即“怡然解会……夜分灯爝，尝欹枕把读”（吴人《牡丹亭还魂记序》），后力劝丈夫刊刻该本，并表示愿典卖自己的珠宝首饰作为出版资金。在得到吴人的首肯与支持后，钱宜便着手整理与补充陈、谈二人的评语，她自己也“偶有质疑，间注数语”（钱宜《牡丹亭还魂记序》）。吴人也参加了相关评语的加工整理工作，这从该书评语偶尔出现的“吴曰”字样，即可看出。在夫妻二人的辛勤努力下，这部凝结了三位清初才女之心血的评点本终于在康熙三十三年（1694），以《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的名义刊刻行世。

自从《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正式出版后，该书一再被重刊重印。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清代刻本，即有康熙三十三年（1694）怀德堂刻本、康熙三十三年（1694）梦园刻本、乾隆绿野山房刻本、同治九年（1870）清芬阁刻本等。此外，当时还有书商刊刻《牡丹亭》时伪称其为“三妇合评本”，甚至出现了假借“三妇”之名的《吴吴山三妇评笺注释圣叹第六才子书》（即《吴吴山三妇合评西厢记》）。这既说明了该书的受欢迎程度，也印证了其自身价值。

《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诸多版本的体例虽有差异，但内容大抵趋同，皆源自康熙三十三年（1694）面世的初刻本。本次整理，即以《不登大雅文库珍本戏曲丛刊》影印康熙三十三年（1694）梦园刻本为底本，所缺文字以浙江图书馆藏梦园刻本补足，确实无法补足者，以“□”标识。书中所配插图，前二十一幅为底本原有，正文中的双面连式图采自明天启年间吴兴闵氏刊《批点牡丹亭》本。

今年是汤显祖逝世四百周年，谨刊印此书，以纪念这位伟大的戏剧家。

夏 勇

2016年11月

牡丹亭还魂记序

陈姊与姑同名，故称同，字次令。

《灵妃赋》《倡和十八篇》俱载吴吴山《梦园别录》第四十二种。

谈姊字守中，著有《南楼集》二卷。

吴人初聘黄山陈氏女同，将昏而没，感于梦寐。凡三夕，得倡和诗十八篇。人作《灵妃赋》，颇泄其事，梦遂绝。有邵媪者，同之乳娘也，来述同没时，泣谓媪必诣姑所，说同薄命，不逮事姑，尝为姑手制鞋一双，令献之。人私叩同状貌服饰，符所梦，媪又言同病中犹好观览书籍，终夜不寝。母忧其茶也，悉索篋书烧之，仅遗枕函一册，媪匿去，为小女儿夹花样本，今尚存也。人许一金相购，媪忻然携至，是同所评点《牡丹亭还魂记》。上卷密行细字，涂改略多。纸光罔罔，若有泪迹。评语亦痴亦黠，亦玄亦禅，即其神解，可自为书，不必作者之意果然也。惜下卷不存，对之便生于邑，已娶清溪谈氏女则，雅耽文墨，镜奁之侧，必安书篋。见同所评，爱玩不能释。人试令背诵，都不差一字。暇日仿同意补评下卷，其杪芒微会，若出一手，弗辨谁同谁则。尝记人十二岁时，偕众名士集毛丈稚黄斋，客偶举临川恨不得肉儿般团成片语为创获。人笑应曰：“此特衍《诗》义耳。《诗》不云乎，聊与子如一兮。”遂解众颐。诸子虎男载之《橘苑杂纪》。今视二女评，人说直糟魄（粕）矣。则既评完，钞写成帙，不欲以闺阁名闻于外间，以示其姊之女沈归陈者。谬言是人所评，沈方延老生徐丈野君谭经，徐丈见之，谓果人评也。作序诒人，于时远近闻者，转相传访，皆云吴吴山评《牡丹亭》也。则又没十余年，人继娶古荡钱

氏女宜。初仅识《毛诗》字，不大晓文义，人令从昆山李氏妹学。妹教以《文选》、《古乐苑》、《汉魏六朝诗乘》、《唐诗品汇》、《草堂诗余》诸书。三年而卒業，启籥得同则评本，怡然解会，如则见同本时，夜分灯爇，尝欹枕把读。一日忽忽不悻，请于人曰：“宜昔闻小青者，有《牡丹亭》评跋，后人不得见，见冷雨幽窗诗，凄其欲绝。今陈阿姊评已逸其半，谈阿姊续之，以夫子故，掩其名久矣。苟不表而传之，夜台有知，得无秋水燕泥之感，宜愿卖金钏为楔板资。”意甚切也。人不能拂，因序其事。吴人舒凫书。

坊刻《牡丹亭还魂记》，标玉茗堂元本者，予初见四册，皆有讹字，及曲白互异之句，而评语率多俚陋可笑。又见删本三册，唯山阴王本有序颇隽永，而无评语。又吕臧沈冯改本四册，则临川所讥割蕉加梅，冬则冬矣，非王摩诘冬景也。后从嫂氏赵家得一本，无评点，而字句增损，与俗刻迥殊，斯殆玉茗定本矣。爽然对玩，不能离手。偶有意会，辄濡毫疏注数言。冬缸夏簟，聊遣余闲，非必求合古人也。

《还魂记》宾白，间有集唐诗，其落场诗，则无不集唐者。元本不注诗人姓氏，予记忆所及，辄为注之。至于诗句中，多有更易字者，如莫遣儿童触琼粉，作红粉；武陵何处访仙乡，作仙郎。虽于本诗意刺谬，既义取断章，兹亦不复批摘也。

右二段陈阿姊细书临川序后，空格七行，内自述评注之意，共二百四十字，碎金断玉，对之黯然。谈则书。

宜字在中。

李小姑名淑，字玉山，有诗集，又工画。

扬州女子小青诗云：
“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读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

山阴王季重序云：“杜丽娘之妖也，柳梦梅之痴也，陈最良之雾也，杜安抚之古执也，老夫人之软也，春香之贼半也。”数语品题极肖。

临川《答凌初成书》云：“不佞《牡丹亭记》大受吕玉绳改窜，云便吴歌。不佞呀然失笑曰：昔有人嫌摩诘冬景芭蕉者，割蕉加梅云云。”

其臧晋叔、沈伯英、冯子犹三改本，皆临川没后行世者，吕、臧皆仍旧名，沈更名《合梦》，冯更名《风流梦》。

向见《牡丹亭》诸刻本，诘病一折，无落场诗，独陈阿姊评本有之。而他折字句，亦多异同。靡不工者，洵属善本。每以下卷阙佚，无从购求为怏怏。适夫子游苕霅间，携归一本，与阿姊评本出一板所摹。予素不能饮酒，是日喜极，连倾八九瓷杯，不觉大醉。自晡时睡至次日，日射帐钩，犹未醒。斗花赌茗，夫子尝举此为笑噱。于时南楼多暇，仿阿姊意评注一二，悉缀贴小签，弗敢自信矣。积之累月，纸墨遂多，夫子过泥予，迂许可与姊评等埒，因合钞入苕溪所得本内，重加装潢，循环展览。笑与拊会，率尔题此。谈则又书。

同语二段，则手钞之，复自题二段于后。后以评本示女甥，去此二页，折叠他书中。予弗知也。没后，点检不得，思之辄增怅惘。今七夕晒书，忽从《庾子山集》第三本翻出。楮墨犹新，映然独笑。又念同孤冢蕤香，奄冉十三寒暑，而则戡身女手之卷，亦已三度秋期矣。怅望星河，临风重读，不禁泪潸潸下也。吴山人记。

此夫子丁巳七月所题，计予是时才七龄耳，今相距十五稔。二姊墓树成围，不审泉路相思，光阴何似！若夫青草春悲，白杨秋恨，人间离别，无古无今。兹辰风雨凄然，墙角绿萼梅一株，昨日始花，不禁怜惜。因向花前酌酒，呼陈姊谈姊魂魄，亦能识梅边钱某，同是断肠人否也？细雨积花蕊上，点滴如泪，既落复生，盈盈照眼，感而书此。壬申晦日钱宜记。

夫子尝以《牡丹亭》引证风雅，人多传诵。谈姊钞本采入，不复标明。今加吴曰别之，予偶有质疑，

陈姊没于乙巳，谈姊没于乙卯。

间注数语，亦称钱曰，不欲以萧艾云云，乱二姊之蕙心兰语也。若序首所注，则无庸识别焉。宜又书。

牡丹亭还魂记题辞

初梦欢会于牡丹亭上，后于牡丹亭内进还魂丹，故标题《牡丹亭还魂记》。或分称之，盖省文云。

“情不知所起”，即佛氏十二因缘之无明也。曲中情根一点，是无生债与此相发。

死可以生易，生可与死难，有情人试参之。

钱曰：情随境生，无不自知者。观忽忽花间起梦情之句，则知所起矣。陈姊以无明解之，深彻死生之故。

非人世所可尽，正是梦境。

天下女子有情，有如杜丽娘者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冥漠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邪？必因荐枕而成亲，待挂冠而为密者，皆形骸之论也。传杜太守事者，仿佛晋武都守李仲文、广州守冯孝将儿女事。予稍为更而演之。至于杜守收拷柳生，亦如汉睢阳王收拷谭生也。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

万历戊子秋临川清远道人汤显祖题。

牡丹亭还魂记题序

昔元稹欲乱其表妹而不得，乃作《会真记》诬其事。金人董解元、元人王实甫先后谱曲以传之。稹此文，正当令中使批颊，而《西厢》所谱之曲，董则联缀方语，王亦摭摭旧词，原非有奇文隽味，足以益人，徒使古人受诬，而俗流感志，最无当于风雅者也。小慧之人，妄牵禅理，又指为文章三昧。夫宗门语录，随处单词片言，皆可借转法华，而行文阖辟通变之机，发于天地之自然，非藉巴人下里，然后可悟其旨趣者也。治世之道，莫大于礼乐，礼乐之用，莫切于传奇。愚夫愚妇，每观一剧，便谓昔人真有一事，为之快意，为之不平，于是从而效法之。彼都人士，诵读圣贤感发之神，有所不及。君子为政，诚欲移风易俗，则必自删正传奇始矣。若《西厢》者，所当首禁者也。予持此说已久，顾尝念曹孟德欲诛一妓，以善歌留之，教他妓有能为其歌者，乃杀之。今玉茗《还魂记》，其禅理文诀，远驾《西厢》之上，而奇文隽味，真足益人神智，风雅之俦，所当耽玩。此可以毁元稹、董、王之作者也。书初出时，文人学士，案头无不置一册。唯庸下伶人，或嫌其难歌，究之善讴者，愈增韵折也。当时玉茗主人，既有以自解，而世之文人学士，反复申之者尤多，世乃共珍此书，无复他意。然而批郢导窾，抉发蕴奥，指点禅理文诀，以为迷途之津梁、绣谱之金针者，未有评定之一书也。今得吴氏三夫人本读之，妙解入神，虽

元之诬崔，宋儒朱文公尝辨之。

稹尝被宦官击伤面。

传奇关系如此。

更欲临川还魂幻极。

起玉茗主人于九原，不能自写至此。异人异书，使我惊绝。嗟乎，自有天地以来，不知几千万年，而乃有玉茗之《还魂》，《还魂》之后，又百年余，而乃有三夫人之评本。自古才媛不世出，而三夫人以杰出之姿，间钟之英，萃于一门，相继成此不朽之大业。自今以往，宇宙虽远，其为文人学士，欲参会禅理，讲求文诀者，竟无以易乎闺阁之三人，何其异哉！何其异哉！

予家与吴氏世戚，先后睹评本最蚤，既为惊绝，复欣然序之。盖杜丽娘之事，凭空结撰，非有所诬，而托于不字之贞，不碍承筐之实，又得三夫人合评表彰之。名教无伤，风雅斯在。或尚有格而不能通者，是真夏虫不可与语冰，井蛙不可与语天。痴人前安可与之喃喃说梦也哉？

甲戌春日，同里女弟林以宁拜题。

结到梦上雉。

林字亚青，与同里柴静仪、季娴、钱凤纶、云衣、冯娴、又令、顾似、启姬合刻《蕉园五子集》，柴、冯、林工绘事。

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

总目	一页
题序	二页
序	四页
原序	一页
目录	一页
色目	一页
上卷	一百四页
下卷	九十六页
附录	三页
或问	八页
纪事	二页
像	十一页
题跋	三页
共二百三十七页	

它书无于序前列总目者，宜恐先后紊次，或有遗阙，特著此目，以备装潢者查叙云。

题赠之序，故别标曰“题序”。

牡丹亭还魂记目录

上卷 计三十一折

标目 言怀 训女 腐叹 延师 怅眺 闺塾

劝农 肃苑 惊梦 慈戒 寻梦 诀谒 写真 虏谍
 诘病 道觐 诊崇 牝贼 悼殇 谒遇 旅寄 冥判
 拾画 忆女 玩真 魂游 幽媾 旁疑 欢挠 缮备

下卷 计二十四折

冥誓 秘议 调药 回生 婚走 骇变 淮警

如杭 仆侦 耽试 移镇 御淮 急难 寇间 折寇
 围释 遇母 淮泊 闹宴 榜下 索元 硬拷 闻喜
 圆驾

牡丹亭还魂记色目 以各色所扮登场先后为次

末 扮开场 陈最良 父老 花神 通事 钱

十五 报子 军 文官 公差 军校

生 扮柳梦梅 父老 赵大 军 报子 中军官

外 扮杜宝 皂卒 李猴儿 舟子 老枢密 贼

兵 马夫

老旦 扮甄氏 公人 采桑人 番僧 孙心 文

官 商人 贼兵 番兵 报子 中军官 将军 军校
 堂候官

旦 扮杜丽娘 采桑人

贴 扮春香 门子 皂卒 吏 小道姑 商人

军 办官 通事 王大姐 军校 堂候官

钱曰：坊本上卷“悼殇”讹“闹殇”，下卷“仆侦”讹“仆贞”，皆于文义难通，益知元本之善。

色目即古曲点鬼簿也。茗溪本有此一页，夫子云：“陈姊评本无之，当是失去耳。”宜按：元人杂剧、院本九色，其影戏即狙，实八色也。临川所编鬻色，亦止于八，其间人杂事冗，而位置间错经营之工，视古尤难。今戏本皆增小生、副净为十色矣。

丑 扮门子 皂隶 韩子才 县吏 公人 牧童 采茶人 花郎 府
差 杨妈妈 院公 番鬼 左右 鬼 徒弟 疔童 驿丞 报子 军 武
官 店主 将军 军校 狱卒

净 扮家僮 皂隶 田夫 采茶人 郭驼 番王 石道姑 李全 苗
舜宾 判官 报子 武官 狱官 将官

冯又令曰：丽娘自写春容在十分，容貌不上九分之后，故其见于梦者，亦与崔娘之为郎憔悴者相仿佛焉。

麗娘水照火

